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衆不差輒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二之三
尒時諸苾芻見如上事咸復生疑重
白佛言世尊何意愚路苾芻因少教
誡自發正勤於生死中速能出離證
得究竟安隱涅槃世尊告曰汝等當
知愚路苾芻非但今日因少教誡而
能證悟於過去時亦因少教自發正
勤得大富貴安樂而住汝等應聽乃
往古昔於某聚落有一長者大富多
財受用豐足娶妻未久便生一子容
貌端正廣說如前告其婦曰賢首吾
今有子費用處多欲往海中求覓珎
寶妻言隨意長者便念我若多留財
物與婦人者此必驕奢恐造非法遂
便少與於此聚落有一商主是其知
識持餘財貨皆悉寄之告云今欲經
求還期未卜我婦若於衣食有乏當
可給濟即持財貨入于大海遭風破
舶往而不歸被寄之人不為存念時
長者婦假親族力及自營為養育

其子年漸長大問其母曰我之父祖
作何生業得存家道母作是念我若
報云入海興易或恐此子亦往海中
遭難不還我受孤苦遂即報云汝之
祖父於此興易以為活命子白母曰
可與錢財我學興易母告之曰我於
何處得有錢財但假宗親貧力養汝
更無餘物遂汝所求然某甲商主是
汝之父故舊知識可從覓物隨意經
營其子聞已詣商主處時商主家
有人取錢三返失利彼正瞋責求入
無因其家婢使持糞掃出中有死鼠
俱欲棄之長者懷恨告取錢人汝今
知不世間有人解求利者能因此婢
所棄之鼠產業豐盈彼長者子遙聞
是說便作斯念此大商主終不虛言
豈不由此死鼠能得富樂即隨婢使
觀其住止婢以糞鼠棄于坑內童子
取鼠詣大市中見有飢猫繫頸於柱
以鼠示之彼猫見鼠遂便跳躑是時
猫主告童子曰可與死鼠童子報曰
豈以空言便覓他物若酬價直我當
與鼠猫主便以一捧䜴豆用酬其直

是時童子留鼠取豆便於凡上熬之
令熟即作是念我若盡食本物全無
遂以衣裾裹豆瓶持含水出向村外
於賣樵人停息之處待彼歸還時賣
樵者日晚俱至童子見来報言大兄
時既炎暑可且停息時賣樵人即便
暫止童子遂將熟豆行與諸人授以
含水諸人問曰小弟汝欲何去答曰
我欲取樵報言我旦出城今始来至
汝今若去曾暮不還徒事艱辛必无
所獲時彼諸人各減一樵持以相惠童
子得樵合為一擔詣市賣之所得貝
齒並買豌豆悉皆熬熟瓶持含水還
之舊處以待樵人諸人既来同前分
布樵人見喜云賴穌息報言汝當日
日於此相看我等人各剩持一樵以
酬勞直童子緣此遂多獲利是時童
子報諸人曰兄等持柴勿向市賣惣
積我舍我為賣之計束酬價諸人許
可與柴取直後於異時遇天陰雨霖
過七日柴價增高更多得利童子自
念我雖獲利終非久長賣柴為活人
所輕賤即買諸雜物自為小鋪獲利

轉多復作是念此之雜物商人所耻
便置香鋪依價而賣倍獲多錢復更
思惟此無大用便設金鋪得利弥甚
映蔽諸鋪商人嫉之便與施号名鼠
金鋪主衆共議曰諸君當知由此鼠
金鋪主映奪我等交易不成我等宜
應共至其所激令入海多求寶物致
令因此死而不歸即倶近鋪邊聞語
聲處共為議曰君等知不觀諸世間
不紹継人所為日退譬如有人先時
乗象後便乗馬棄馬乗輿復更棄輿
歩涉而行此鼠金鋪主亦復如是自
祖父已来皆入大海求好珎寶自濟
濟人遠近稱歎此兒今日不自存立
開小金鋪貝齒交關辛苦求生誠哉
可念彼聞此語便問諸人君等向来
談論何事諸人具以事荅聞是語已
嘿然歸家問其母曰我之祖父曾入
大海求覓珎寶為富商主耶母作是
念豈非此子他處聞知今我不應自
作欺誑宜當依實以事告之汝乃祖
乃父皆入海中為大商主人共稱歎
白母言我今亦欲往海洲求覓珎寶

母曰汝不須去不久更白母知意正
遂不遮止見母許已即令遍告城邑
諸君若有欲入大海求珎寶者應隨
鼠金商主不輸稅物安隱去還入海
之貨當可預辦時有五百商人聞告
令已各辦海物佇望行期時鼠金商
主卜問良辰為吉祥事遂共諸人將
諸貨物車馬搭運往適海濱既至海
已諸興易人望海生怖咸有退意不
欲昇船尒時商主恐人盡歸告拖師
曰仁可以實報知海中珎貨之物拖
師即便告諸人曰汝贍部洲人各應
善聽此大海中多有奇貨珎玩之物
所謂末尼真珠吠琉璃寶珊瑚貝玉
金銀赤珠右旋妙螺衆寶非一汝等
若能入大海中得此寶者自於一形
歡樂受用父母妻子親族知識及諸
童僕无辛苦者於時時間惠能給施
沙門婆羅門等當生善趣果報自隨
得往天宮受諸快樂漸修勝福登涅
槃路若樂此者宜共昇舶入大海中
然世間人聞得富盛忠皆心喜即俱
昇舶人多舶重商主便念既親勸上

乾

令者如何更令下船即告柂師曰汝
今宜可說大海中過患之事是時柂
師聞商主語即便以寶告諸人曰贍
部洲人汝等當聽此大海中有大怖
畏所謂摩竭大魚吞舟吐浪洪波迴
洑淼漫无邊江㹠海獅在處為難黑
風卒起漂泊山隅裂帆摧幢控告無
處復有青旗海賊非意忽來打破大
舶俱斷汝命遂令汝等棄所愛身父
母宗親不復相見汝等當自思察不
去為善時諸人衆多怯少勇聞斯告
已下船者多其舶遂便輕重合度三
告令已便拔沉石長風鼓扇大舶凌波
猶如駛雲一翥而去悉皆安隱得至
寶洲柂師告曰贍部洲中所有商客
皆悉須知此之寶洲多假琉璃與真
寶相似仁等應可善為識驗方可持
之勿至本鄉方生悔恨又此寶洲有
鴟鵂羅剎依止而住若見人時作諸
方便出柔軟語誑誘於人遂令君等
喪失身命又此洲中多是醉果人若
食者於七日中不能醒覺仁等須知
可為警慎又此洲處多有非人依止

而住於七日中共相容忍過七日已
便放大風吹破商船時諸商人聞是
語已各自防固多取珎寶如稻麻穀
豆傾置船中是時柂師作風便還贍
部如是七度安隱而歸其母告曰汝
可娶妻安置家業見白母曰我還債
後方隨母教母告子曰非汝祖父先
有債息因何今日云還債耶答曰我
自知有即以四寶造鼠四枚復以銀槃
盛滿金粟上置四鼠詣父知識商主
之家時彼商主共諸人衆論及鼠金
諸君知不鼠金商主有大福德若執
凡石盡成金寶作是語時守門之人
告商主曰鼠金商主來在門外報言
喚入無宜見遮門人引入即以寶鼠
金槃前奉商主白言此是本鼠此是
利直商主告曰我不曾憶與汝錢財
何故今時云酬本利答曰我為憶之
便以往日棄鼠因緣具報商主商主
問言汝是誰子答云是某長者之子
商主曰汝即是我知識之子我宜與
汝豈汝酬還汝父去日以多少物置
在我處尚未相還即以長女許彼為

婁瓔珞嚴身送至其宅世尊告曰汝
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商主即我身
是鼠金商主即愚路是我於往日說
少因緣言及死鼠遂令因此得大富
盛今時因我說少教授便自策勵斷
諸煩惱出生死岸成勝妙果永證
涅槃
尒時具壽愚路於善說法律中出家
得果已王舍城中有大醫王名侍縛
迦聞佛世尊與具壽愚路至愚至鈍
此者我當請佛及苾芻僧伽唯除愚
路不在請限尒時世尊為欲化度諸
有情故從室羅伐漸漸遊行至王舍
城住羯蘭鐸迦竹林園中時侍縛迦
聞佛来至在竹林園往詣佛所礼佛
足已却坐一面佛為說法要示教利
喜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唯願
世尊及苾芻僧伽明日就舍受我微
供世尊黙然而受時侍縛迦親覩世
尊威德嚴重不敢對面云除愚路礼
佛而退往阿難陁所致敬白言大德

我於明日請佛及僧欲設微供佛德
尊重不敢親對云除愚路時阿難陁
報侍縛迦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
彼王子礼足而去時阿難陁王子去
後往愚路所報言具壽仁今當知侍
縛迦王子明日請佛及僧就舍受食
唯除具壽一人是時愚路聞斯語已
報阿難陁曰隨王子心令福增長時
彼王子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
食至旦敷設安置水盆遣使白佛今
食已辦唯願知時尒時世尊於日初
分著衣持鉢大衆隨行唯除愚路詣
王子家到已觀水无蟲洗足就座而
坐佛告阿難陁曰愚路坐處應可為
留時阿難陁奉教留處是時王子手
執金瓶盛滿清水從上欲行尒時世
尊不肯為受侍縛迦白佛言世尊何
不受水佛言王子苾芻僧伽猶未普
集王子白佛誰未到来佛言愚路苾
芻尚猶未至王子白佛我不請彼佛
言王子豈汝不以佛為首普請僧衆
白言世尊普請大衆佛言王子豈彼
愚路在衆外耶王子曰不在衆外佛

言若如是者應可往喚待縛迦便作
是念我敬佛故令人往喚不能尊重
施其飲食便命使者曰汝今可往竹
林中喚具壽愚路是時愚路於竹林
中知王子意遂化作千二百五十苾
芻皆如愚路形容不殊使者至寺喚
具壽愚路具壽愚路時諸苾芻一時
咸應使者不知誰是愚路便即歸還
報王子曰於竹林內滿中苾芻我實
不知誰是愚路佛告使者曰汝往寺
中作如是語是真愚路當可出來使
者尋去到竹林中喚言是真愚路當
可出來是時愚路以神通力詣彼留
處就座而坐時侍縛迦見其來已供
佛及僧次第行食至愚路所不為慇
重雖復授與无信敬心世尊便念我
之弟子德重妙高此侍縛迦以愚癡
故而自傷損我今宜可彰其勝德尒
時世尊飯食訖時阿難陁欲取佛鉢
世尊不與然世尊常法若未收鉢諸
苾芻衆咸不收鉢愚路見諸苾芻飰
食訖不收鉢者有何因緣觀知欲彰
我德便移半座長舒其手如象王鼻

至世尊所而取其鉢是時王子在佛
邊立見其手已是何大德現此神通
隨鉢而行欲觀形狀知是愚路既見
是已生大懊惱悶絶躃地時諸親族
以水灑面方乃穌息便就愚路執足
頂礼求哀懺謝說伽他曰

栴檀之性恒涼冷　嗢鉢羅花體鎮香
金盤常發妙光明　吠琉璃寶常鮮淨
罪惡之人常恚害　猶如畫石卒難除
聖人常與妙善俱　幸願哀憐容恕我

尒時愚路報王子曰我常懷忍豈有
恨心是時王子便詣佛所礼佛足已
敬辭而退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
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何因緣故侍縛
迦王子未知具壽愚路真實德時即
不恭敬知已礼足求哀懺謝佛告諸
苾芻非但今日作如是事於往昔時
亦復如是汝等當聽於過去世有一
大王名梵摩達多時北方有販馬商
客駈五百疋馬往詣中國時彼商主
有一草馬忽因有娠是智馬種從懷
胎日時諸群馬不復嘶鳴商主便念
我此群馬為有病耶何因多日不復

嘶鳴亦不跳躑後時馬生駒已五百
群馬垂耳而住不敢噴嚏作聲是時
商主見斯事已即便生念何因有此
薄福有情生馬群內由斯過故令我
諸馬皆悉患生每常乘此草馬上妙
草穀皆不與之漸次南行至中國境
到一聚落名曰荼待即於此處時逢
夏雨商主便念我若去者馬盡漏蹄
因此患生多有損失我今宜可於此
居停既停住已於相近處村邑諸人
隨其工巧各以奇物持奉商主既至
夏了商旅將行時諸工人悉來送別
商主隨先所得准物相酬時有陶師
先以凡器見奉商主聞其將去婦告
之曰君今宜可往別商主或容憶念
以物相酬是時陶師聞妻言已即將
泥團作吉祥印持見商主商主見已
告言男子汝來太遲我有貲財並已
去訖欲將何物以表念心然而商主
於小馬駒情尤愛惜謂非吉相告凡
師曰我今唯有此小馬駒汝若須者
隨意將去凡師報曰我多用功造諸
器物將此駒子蹋之令碎此無用物

於我何須尒時馬駒聞是語已跪就
凡師舐其雙足凡師見已便生愛心
遂即受取牽將至舍妻見問曰徃商
主處得何財物夫曰得此馬駒妻曰
善哉此物勞我作器隨成蹯損駒聞
此語便至妻所舐其雙足其妻見已
亦起愛心時彼馬駒於諸生熟凡器
之間行步周旋一无所損妻報夫曰
可愛小駒善能用意行凡器內竟無
傷損是時凡師遠去取土此馬駒子
隨後而行時彼凡師盛土滿俗小駒
便去伍背就之凡師以俗安脊徐負
其土還來宅中夫告妻曰可愛馬駒
代我勞苦我於田中以土俗安脊泼
在舍內可為攣下常以稻糠和油麻
滓用充其食
尒時婆羅痆斯梵摩達多王有一智
馬因疾而終時邊遠國聞王馬死各
遣使報王王今宜可輸我國稅若不
與者勿出城門若更出者繩縛將来
王雖聞語不與其物怖不出城時販
馬商人至婆羅痆斯國王既聞有北
方馬至其數極多告大臣曰我須得

勝皆由智馬今時馬死乗被欺輕我
欲幾時城內潜伏鄉等宜應為求智
馬諸臣受教共相馬人入馬商旅觀
五百疋馬知此諸馬被智馬所調然
而遍求不見智馬時相馬人見其草
馬告牧馬人曰君今知不此之草馬
必産智駒何意不見共問商主曰君
於馬衆曾有出賣或乞人耶報言不
曾賣馬然有一駒將為不吉於某城
邑乞凡師家時相馬人告諸臣曰君
等當知彼是智馬商主頑愚不別良
駿棄醍醐上味持無用酥滓俱白王
已往恭侍城到凡師所而問曰君今
何用此馬駒耶報言我今負土相馬
人曰我與汝驢共相愽換報言不可
大臣報曰四牛兼車肯相換不報言
我愛此駒車牛無用諸臣曰汝可審
思明當重来即便辭去馬駒雖居畜
類智識過人相時而動便為人語諸
臣去後馬駒告凡師曰向者人来欲
何所覓報言覓汝若相求者何不與
之仁今不應作如是念令我終身為
君負土稻糠麻滓而充食耶若有剎

利大王受灌頂位百枚金蓋擎以覆
身如是勝人我當持負若我食時於
金盆內蜜和糠米隨意食之若彼諸
人明日来至問馬駒者仁應報曰君
等何故相輕若稱智馬詐為不識喚
作馬駒若論價者索一億金或可以
金盛之於帒以我右足盡力牽来若
得此者當以相與諸臣明日来問凡
師男子汝思量未荅曰我已思汝曰
與馬駒不凡師即以智馬所言悉皆
具荅時相馬人聞是語已自相謂曰
此之凡師頑愚亰識寧知此馬智非
智耶蓋應是馬思欲報恩於昨夜中
教其作計大臣告曰凡師隨智非智
可論價直凡師曰與真金一億當可
隨意或復滿袋盛金令馬右足牽得
為量諸臣議曰此有大力一倍牽金
宜酬一億斯為指定諸臣遣使往白
大王今獲智馬索金一億王得信已
告使者曰隨索多少與價將来使持
億金令使取馬其使到彼既與金已
便將智馬至婆羅痆斯牽入馬廐安
第一槽便以穬麦并草餧之馬不肯

食王自親覲見其不食報掌馬人曰
豈此智馬先有病耶白言大王馬實
无病我今應問說伽他曰
汝豈不憶陶師舍　穀麦水草常闕之
身體羸瘦唯皮骨　飢虛自食野田苗
日夜恒隨凡師意　身常負土遭困辱
今為國王乘御首　何因不食似懷憂
介時智馬心懷不忍怒而報曰
我有迅足心驍勇　詳審智策衆無過
所有勝德汝皆知　何故令人共輕慢
雖汝能知於善惡　不依古法相遵奉
我今閉口寧當死　不被他輕而得生
縱被愚人久欺慢　我分不生憂惱心
見知已者暫生輕　令我懷愁不望活
時掌馬人聞此說已白大王曰王今
宜可於智馬處隨古仙法所為次第
而供給之若非次第必不肯食王曰
如何次第荅曰應可去城有三驛許
平治道路幡蓋莊嚴王從四兵當自
迎接所安置處以赤銅鍱而砌其地
東宮太子自擎千枝金蓋而覆其上
王之長女執金寶莊拂為去蚊蠅國
大夫人蜜塗穬米盛以金盤自手擎

持用充其食第一大臣親執金箕以
承其糞王曰如斯供給此即是王我
復何用掌馬人曰此非常尒但齋七日
延迎法式理必須然王曰已過之事
不可重為餘現前者應如法作即於
廐中馬住之處布赤銅鍱太子自持
千枝金盖而覆其上王之長女執拂
袪蠅國大夫人金盤授食大臣執箕
為其承糞馬見如是微妙供給即便
噉食時掌廐人說伽他曰

大王今與汝　上妙供給事　所須皆稱意
於王當盡心

馬荅彼人曰我隨君言所應作者心
无怠惕尒時大王欲詣苑園臣以種
種殊妙寶物而為鞍轡莊嚴智馬至
大王所是時智馬見王將御馬便僂
脊王曰馬患背耶御者荅曰此不患
背恐王難昇所以僂脊王便御馬行
至河邊馬不肯進王問御者曰馬有
怖心不肯入水荅曰此非怖水恐有
露濕濺著王身為斯不入即結其尾
盛以金囊涉水而過王至苑內縱逸
而住遂經多日四遠諸國聞王住居

苑内多興兵衆来投城門王聞邊國
兵衆俱至便乗智馬欲取後門而入
城内於其中路有一大池名曰妙梵
多諸蓮華盈鉢羅等弥覆其上是時
智馬既至池邊足蹈蓮花徐行而過
得入城中邊賊逃散時王大喜告諸
臣曰卿等知不若有能於灌頂刹利
大王救其命者彼欲如何以酬恩德
諸臣白言合與半國王曰彼是畜生
如何與其半國之賞宜應為彼於七
日中廣設無遮與作非時俱物頭會
隨所須者皆悉給之諸臣奉教悉皆
為作時販馬商主見設大會問諸人
曰何故非時作此大會諸人報曰君
豈不憶於恭侍城以一馬駒乞凡師
耶彼是智馬舉世稱珎王以一億金
就彼市得能活王命緣斯喜慶故設
无遮商主聞已便作是念豈我留馬
是其智馬我今宜往觀彼形容既至
厩所智馬見已問言商主所賣衆馬
獲得幾何我獨一身以一億金報凡
師訖商主聞已悶絶躃地水灑方穌
便捧馬足申謝而去

尒時佛告諸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
時商主者即侍縛迦太子是往時智
馬者即愚路苾芻是往昔商主未識
智馬有勝德時便生輕蔑知勝德已
懺謝而去今時侍縛迦未知愚路有
勝德時便生慢心及知具德礼足申
謝是故諸苾芻凡夫之人自無慧目
不應於他輒生輕慢當以智慧隨處
觀察如是應學
教授苾芻尼至日暮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
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應為說法時
蓮花色苾芻尼與五百徒衆來詣具
壽難鐸迦所俱礼足已在一面坐求
請教授宣揚妙法時難鐸迦即以圓
滿句義美妙言辭為其說法聽者忘
疲遂至日暮諸尼方去即至門所城
門已閉時諸尼衆喚為開門守門者
曰門已閉訖尼復告曰汝父敬信何
因遮我當為我開報云門鑰已付王
家无由能得時諸尼衆既不得入遂
相告曰去斯不遠有空園林可共投

宿如世尊說雖居樹下亦依次共分彼
便依次而分與之此是聖者某甲樹
此是某甲地便作諠聲令外聞徹時
有五百盜賊欲至城傍而為偷竊聞
彼尼聲便相告曰未可近城且當劫
此諸老宮人時蓮華色尼觀知賊至
便作是念勿令群賊劫同梵行現可
惡相我當觀察勿使由此諠聲生他
不信觀見五百群賊欲來竊盜遂化
作毗盧宅家軍兵鼓聲四合賊相告
曰此是王軍四面圍合必當殺我命
在須臾我等宜應四竄逃走賊既散
已時蓮花色尼告諸尼曰姊妹有五
百群賊夜聞語聲欲來相劫我以神
力令其逃竄汝等宜應小聲分布
即於此宿旦乃入城時婆羅門居士
等見苾芻尼從外入來便生譏謗作
如是語沙門釋子大有妙法男女雜
居而修淨行少欲苾芻尼聞生嫌恥即
以此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
告難鐸迦曰汝實教授尼時乃至日
暮耶答言實爾世尊種種呵責不

知時宜不寂靜者讚歎知時能修寂
靜告諸苾芻曰我今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雖被衆差教誡苾芻尼乃
至日沒時而教誡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難鐸迦餘義如上被
衆差者謂以白二教誡者謂以三學
法而教誡之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日暮日暮想及疑皆得墮罪若未日
暮作日暮想疑得惡作罪若不日暮
作不日暮想若雖日暮作不暮想者
無犯若通宵說法或寺門相近或不
閉城門此皆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
犯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時諸苾芻請世尊曰大德何因蓮花
色尼護五百尼令免賊難佛告諸苾
芻非但今日共相濟免於過去時亦
相救濟汝等當聽乃往過去於聚落
中有一商主娶妻未久告曰我今欲
往他方興易經紀妻言善好既无子
息我亦隨行夫曰長途險難誰相供
給可於此住勿隨我行其婦見其遮
遂便啼泣行伴報曰何意須啼荅言

我欲相隨不將我去行伴報商主曰
可相隨去商主曰誰相供給伴曰我
為供看即便將去既涉長途宿在山
險諸人皆睡唯商主婦一人警覺時
有師子来入商營是時婦人手旋火
頭趁却師子空中天見説伽他曰
未必諸事業　男子悉能為　雖復是女人
有智駈師子
佛告諸苾芻往時商主婦者即蓮花
色苾芻尼是昔時於夜救諸商旅今
復能護五百諸尼為駈群賊
謗他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佛
令難鐸迦教授苾芻尼并為説法時
大世主苾芻尼與五百徒衆詣難鐸
迦處俱礼足已求請説法却坐一面
時難鐸迦以深妙音演説句義女人
少智卒未能解懐怖懼心不敢諮問
時大世主及諸徒衆既聞法已礼足
而去便詣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
大世主白佛言世尊我等適往聖者
難鐸迦所求請説法時彼聖者以深
妙音演説句義女人少智卒未能了

懐怖懼心不敢諮問如佛所說由布
施故能得无畏着佛世尊許諸尼衆
於苾芻邊設供養者我當隨力而為
供養佛言隨意應作時苾芻尼不知
將何供養佛言應以五種正食或五
嚼食或與腰條等時有苾芻尼躬持
乳粥及以美團入逝多林詣具壽難
鐸迦處時六衆苾芻每令一人在寺
門前經行而住時鄔波難陁於寺門
前見苾芻尼問言姊妹所持何物荅
是乳粥及以美團問言欲與誰食荅
曰將奉尊者難鐸迦鄔波難陁曰姊
妹若我鄔波難陁常得乳粥及美團
者我亦常能教授尼衆次復有尼更
持酪粥或持諸餅鄔波難陁見而報
曰我比謂難鐸迦以如法心為尼說
法寧知但為小小飲食因緣而相教
授少欲苾芻聞是語已便生嫌耻云
何苾芻作如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諸
尼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以此集
苾芻衆問鄔波難陁曰汝實作是語
諸苾芻為飲食故教授於尼耶鄔波
難陁曰實尒大德世尊種種呵責乃

至我今為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向諸苾芻作如是語汝為
飲食供養故教誡苾芻尼者波逸
底迦
若復苾芻者鄔波難陀餘義如上飲
食者謂五噉五嚼餘並同前此中犯
相其事云何若苾芻向他苾芻作如
是語為飲食故教授苾芻尼者皆得
波逸底迦若見苾芻實為飲食教授
尼者說之无犯又無犯者謂最初犯
人或癡狂心乱痛惱所纒

與非親苾芻尼衣學處第二十四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
此城中有一長者夫妻共居更无男
女至年衰邁親舊知識物產資生悉
皆將盡告其婦曰賢首我今年老不
能經紀欲求出家婦曰我亦出家報
言隨意即便相隨詣大世主處頂礼足
已白言聖者我妻欲於善說法律而
求出家唯願聖者與其出家并受圓
具時大世主問知无難即與出家并
受圓具時大世主報其夫曰賢首女
人之法體多愛著仁可時時來相看

問報言甚善夫即往詣逝多林中一
苾芻處求哀出家苾芻問已即與出
家并受圓具時城內人聞長者出家
嗟歎希有諸人皆以飲食衣服卧具
湯藥而為供養兾希勝福彼於異時
披著上服往尼寺中詣故二尼處尼
礼足已在一面坐頻頻舉目觀僧伽胝
是時苾芻報言姊妹汝意欲得此大
衣耶答曰必有盈餘施亦佳矣苾芻
便念此意難違我與此衣更作餘者
即與衣而去尒時世尊告阿難陁曰
汝可告諸苾芻世尊欲向人間遊行
若有願樂隨佛去者當持衣服時阿
難陁奉教告知世尊便與大衆寂靜
圍遶如上廣說世尊欲往摩揭陁國
世尊常法將出行時即以全身右旋
而顧如大象王觀察徒衆恐諸苾芻
衣服不整見彼苾芻唯著上下二衣
欲出遊行世尊見已告阿難陁曰苾
芻豈可安居之處不得夏衣耶白佛
言得佛言何故此苾芻無僧伽胝但
著二衣隨我遊行時阿難陁具以事
白世尊告曰苾芻以衣與非親尼耶

白佛言與佛言若非親尼者不知籌
量有衣无衣得時便受親則不尒世
尊以此因緣問彼苾芻汝實以衣與
非親尼耶白言實尒世尊種種呵責
廣說如前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與非親苾芻尼衣除換易
波逸底迦若復苾芻者謂此法中餘義
如上衣有七種並如上說此中犯相
其事云何若於非親作非親想疑與衣
者得墮罪若親作非親想疑與衣者
得惡作罪若親親想非親親想與衣
者无犯若見遭難無衣服者與之無
犯或因說法愛樂美言持大疊施或
因受戒而施或復賣與或博換與又
无犯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乱痛
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一切有部毗奈耶第三十二卷 第二十六張 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